

歸震川先生全集

和16
198
13



和
198
卷
13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二上

應制策

嘉靖庚子科鄉試對策五道

第一問

夫聞揚帝王之烈者必假於文以傳文者所以讚述
往古傳示來裔著之不刊垂之無極者也蓋帝王為
可繼之道而未必其後世之能繼其所託以傳者典
冊紀載而已典冊紀載而不文則不足以傳故曰言
之無文行之不遠由此言之則帝王所以衍萬世無
疆之休者其創立在我而其纂述而揚厲之者在于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二上

後人一代之文不具則一代之道德經制亦幾乎泯矣故古之帝王所恃以爲不泯而使其子孫世世有考焉者託之于文也我國家列聖相承代有作述所以闡揚祖功宗德者亦旣備矣如一統志會典之作皆在于前朝文盛之世以昭混一之盛經綸之迹者執事以下詢末學愚生槩乎未之知也至于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又非所及也夫金匱石室之藏蘭臺祕閣之載艸野賤人無所得覩記惟二書傳誦於天下已久愚生可以端拜而論乎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迹於其燦然者矣所謂燦然者豈非聖人之制作布之天下迪之後世者也虞夏商周之盛可考已當時之所謂典章經制者皆聖人之作而又

有聖人者以播揚之故其言語文章著于天下大者事天饗帝小者至于敵互蟲豸靡不纖悉王府則有以咸正無缺豈非其盛歟漢以後其德固已不逮于古而當時文章之盛猶彷彿于三代故太史公八書之撰班固諸志之述猶足以備一家之言至于唐之六典宋之會要元之經世大典則其文章氣勢愈趨於下而說者謂三代之後惟唐制爲盡善而六典建官之法足以上追姬周則其亦未可輕訾者而比于

典謨則有間矣蓋虞夏商周有帝王之制而又有帝王之文漢之文可矣而制不備唐宋則文與制均之未至也若今一統志會典之作欲以比隆于典謨而豈可與漢唐宋例論哉然愚獨恨當時儒臣奉命不能深明聖意究述作之至以勒一代之鉅典而容有采緝補綴疎畧牴牾于其間蓋一統志出于■睿皇帝之命而大學士李賢等爲之者也會典出于■敬皇帝之命而大學士李東陽等爲之者也是二者若以爲聖人之制則何敢議出于二臣之手誠不能無疵者蓋祖宗之功烈過漢唐亦宜有比隆三代之文不宜猥瑣于末議牽制于文詞而賢等所載沿革郡名人物古蹟往往剽摘書傳字句詩人組繪之語不足以稱王者之制而職司事例又多務簡省一代之因革漫不可考夫以祖宗之土宇自古所未有而祖宗之制述亦自古所未有而漫以若此則二臣之過也今■天子中興邁志憲古已嘗勅所司重修會典則一統志亦將以次而及之矣開局秉筆固皆一代之長材茂學必有所見以廣聖意者愚猶以爲彰往緒揚休烈以紹諸無窮當屬諸一代之宗王而其體裁宜依仿禹貢周官之書序山川必先其原委于田

土物貢尤必著其詳而民風土俗則畧用漢地里志及後世圖經之法序官職必先其體統于建廢沿革悉皆存其故至于臣下論建亦如歷代書志通攷之類兼存而竝志之又竊謂修書之臣■高帝之時多延天下有文學者如梁寅徐一夔之徒皆以儒士在局今拘于科目一不可也蘇洵修禮書必欲明實錄以昭來世今動有避諱使人無從攷實二不可也自古爲書者多出一手今局務旣開議論紛沓分門著撰文體不一三不可也古之文章必先體制今之文章馳騁浸淫極矣而不要于古雅體裁不明義例不立四不可也明興以來百七十年豈無遷固之徒以勒成一代之典哉愚生狂僭及此惟執事寬之

第二問

王者旣以其身致天下之治尤必思所以繼其治而詒以萬世之業故天下之本在于太子太子之教不可不豫也三代尙矣其遺法至今猶存禹有典則而啓敬承湯有風愆而太甲終允德文武有謨訓而成康代爲有周之令主誠以天下之大生民之衆天命之隆替祖宗之繼墜咸有賴于一人故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太子之謂也太子之教萬世之所係也恭

惟皇天眷佑我_■皇上篤生元子正東宮之號螽斯
繁衍廣藩輔之封皇子賴天能勝衣將出閣講讀宗
社休嘉臣庶均慶遠稽古典近考制度斟酌損益以
適萬世之中以裨我_■皇上盛德至意者不獨文學
法從之臣有是心而亦江湖之士之所同也愚所望
于今日者固三代之事而已漢唐宋其何足以云今
者六傳之設賓客之制崇文崇賢府坊館局之建官
則備矣而非古之三公三少之舊也帝範之書戒子
之篇元良之述承華嬰畧之制教則詳矣而非古之
典則之詒也古法之存于今者惟周制爲詳其可考
者在二戴之記及所稱明堂青史氏之記古者胎教
王后腹之七日而就寢室太史持銅御戶左太宰持
升御戶右比及三月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太師繼
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太宰倚升而言曰不
敢以待_{王太子生}有士負之禮有擇于諸母之禮有知
妃色就學之禮有記過之史有徹膳之宰有誹謗之
木有政諫之鼓工誦箴警誦詩百工執藝事以諫有
三公三少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故
成王之生仁者養之孝者繼之四賢傍之而德成也
後世官非三代之官而教非三代之教始以爲之法

者既無周密詳悉之慮而其爲言又無躬行心得爲之本而官僚竝建辭旨諄復徒一時之美觀耳漢高祖文帝之盛所崇用者叔孫生晁錯之徒卒使惠以懦怯廢事景以任刻殘物武帝開置博望苑以通賓客賓客多以異術進者而太子後遭巫蠱之禍唐太宗教其子者甚悉而聚麀之耻寔以身誨之宋時家法雖嚴而其所以爲教亦不切于身心性情之實夫漢唐宋所爲天下計者未嘗不甚詳而根本之地如此其曠畧此宜其立國僅僅至此我■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洪謨遠慮莫非三代之法而萬世之計立國之初庶務倥傯首建大本堂圖史充牣其中招延四方名賢爲太子講論經理敷陳治道又爲昭鑒錄使知前代太子諸王之善可爲法而惡可爲鑒而■成祖文皇帝又爲文華寶鑑蓋爲學而不知先代之故則不足以有所感發而懲劓■成祖之書一本■太祖之意雖一事之善惡皆在所錄者固以身爲天下之所係善惡起于幾微而治忽之端在于此尤不可以不嚴也今日欲舉三代之典繼祖宗之志亦宜有可言者矣愚敢條其所當急者其一曰選官僚昔■太祖不設專官而以公卿兼領以防後世離間之

患夫銜雖列于朝班職則專于訓導不宜徒取文學
而用道德可爲師表者家丞庶子皆宜選用吉士以
備其職二曰慎與處太子雖有宮官而其所常與處
者則保姆內侍小黃門之屬女子小人導以非心尤
宜防慮擇其淳德謹厚者而使之漸涵灌漬于德義
而不知三曰禮師傅夫尊卑之分懸隔則官屬不得
盡其忠昔■懿文太子之於宋濂■仁宗■宣宗之
于楊士奇其相親禮往復辨論如家人父子蓋太子
有子道臣道不宜濶畧相師友之禮以成乖隔之患
其四曰明實學世儒率謂天子之學與草布不同文
華進講不過採摭經中數條以備故事夫豈所以深
探聖奧必先專一經以次而及其餘五曰辨儀等蓋
富貴之極惟其所欲故周官有王后世子會不會之
文所以樽節使之不過今宜飲食衣服悉有制度又
使太子諸王禮秩必異所以防微杜漸固萬年之基
蓋天下之事莫大于此者執事幸採而聞之于上

第三問

三代之樂不傳於世見於遺經靡有可考者君子追
尋缺軼于千百載之下因其辭以求其意得其意而
後足以會其辭然必其有以深探古人之心而會本

末源流于一而後可以斟酌古今擬議制度以爲復古之漸而未易言也當天下無事之時世之君子輒言曰典禮樂夫禮樂豈易興哉自漢以至于今數千百年明君良臣相與咨嗟太息講求掇拾卒無有復三代之舊者而儒者又從而卑其說以爲禮以養人爲本少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蓋謂隨世可以制作而不必盡合于三代而不知三代之禮樂舍焉則天下無所謂禮樂者蓋三代之制皆非一世之事自其初累世相因以爲治而馴至于大備雖代有變革而不過進退損益于其間故異世而不可不襲者禮也其所不相襲者禮之末也殊時而不可不沿者樂也其所不相沿者樂之末也夫以三代之聖人皆因于累世之故故其樂易舉而可行至于後世蕩然矣又無聖人者以起之而欲稽考于旣廢之後豈不難哉樂之所從來久矣黃帝使伶倫斷大夏之竹兩節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箛以聽鳳鳴比黃鍾之宮而生之以爲律本故後世皆宗黃帝之樂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濩大武之舞分樂而序之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祀地祗奏姑洗歌南呂

舞大韶以祀四望奏絃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
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
大武以享先祖以九變而致天神地示人鬼固九韶
六英六列之遺也黃帝之清角英招其本聲固在于
此世人自莫能察而徒知求太古之音于洞庭之野
而不知周家之盛固已備六代之樂而周官豈其僞
書哉說者謂其所序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
姑洗爲羽此律之相吹者也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
洗爲徵南呂爲羽此律之相生者也黃鍾爲宮大呂
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此律之相合者也樂之變
數皆用其宮之本數黃鍾在子子數九故九變而終
夾鍾在卯卯數六故六變而畢林鍾在未未數八故
八變而止其究以感天神地示人鬼焉者非如昔人
天社虛危類求之說也至和之氣寓諸器而託諸聲
感應自然之理無所不通分天地人者所從言之異
也虞書商頌推之固有合焉者矣文中子曰化至九
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鳳凰何爲
而藏乎蓋聖人之制隨時不同而非截然爲數代之
樂成周兼而用之以六代之樂配十二調每樂二調
以一陰一陽相對而爲之合其感動神示自有不容

已者故曰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影之象。形響之應。聲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惡者。天降之以殃。其自然者也。他書所載。師文師開之鼓琴。師涓之寫濮。上元聲其感薄。陰陽通於物類。要其理有不可誣者。惜乎周衰。王者不作。天地之氣不應。而淫過凶嫚之聲。競以相誇。浸淫乎後世。先王之制。遂不可考。漢之制。氏僅能得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其後河間獻王所得雅樂。天子但令太常以時存肄。不令奏郊廟。其郊廟及所奏御。皆俗樂淫聲。西漢一代文章之盛名。卿才士輩出。而卒莫有能興禮樂者。而亡國新聲。代變日增。自此以往。豈復可冀耶。前世號知樂者。如荀勗。阮咸。張文收。萬寶常。王朴。諸人。卒亦未有以見之于用。而牛宏。何妥。鄭譯。李照。阮逸。范鎮。司馬光之徒。紛紛莫決。而士大夫之議。常與工師之說。相悖。固有所謂訂正雖詳。而鏗鏘不協。韻辨析可聽。而考擊不成。聲悵悵焉。如瞽無目。而以手模指。索狀物之形。難矣。此無他。先王之制。旣廢。後之人。雖欲罄心思而測度。摹擬于千百載之上。不可得也。故樂者。漢以前有司掌之。無不知其義。漢以後。儒者求之。而卒莫得其數。有傳與無傳之異。又無先王以制之也。雖然。樂者

于世一理而已矣不以有傳而存不以無傳而亡其始在於人心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情動于中而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千古之人心不亡則千古之人皆可以制樂而世之論樂者不求夫樂之本而區區于樂之數夫其數可知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本末一以貫之矣後之人不察而殫精于壁羨尺度之間較量于累黍多寡之際致疑于鍾律洪殺之節紛紜于五聲十二律變宮變徵之異夫樂誠不可以舍器數而沒于氣數之中則其力愈勞而其數愈失蓋亦反其本矣太史公曰神使氣氣就形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莊周曰奏之以天徵之以人行之以禮義建之以人情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樂無言而心悅者也古者百姓太和萬物咸若聲律身度五音天音也八聲天化也七始天統也秋養耆老而冬食孤子勃然招樂興大鹿之野然則明君在上休養生民陶以太和萬物之生各得而天地之沴不作然後吹律以生尺命神瞽以寫中聲以黃鍾爲聲氣之元則太和薰蒸八風順序鳳儀獸舞之治可復追矣不然雖使置局設官招選天下知音之士以研究

律呂之精無不符于先王此爲瞽史之事而非治天下之本也

第四問

王者之興必有一代之臣以輔翼天下之治而成宏濟之功夫有是君而無是臣則上常患于不得其下而君之事無所寄有是臣而無是君則下常患于不遇其上而下之才無所展然天將以開一代之治而啓其明良之會旣生是君使之致摧陷廓清之功則必生是臣以致協謀參贊之力蓋天下之勢亂極而治天之愛民之深必不使之終于此也故聖人之生以安民也而聖人之於天下又非一手一足之烈也必得是人足以辦吾事者故賢臣之生以佐聖也自古大亂之世未有無聖人而可以致治者亦未有無賢臣而可以宏化者如雲龍風虎氣類自應相須而成相待而合而鳥知其所以然哉堯以前如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之徒非經所見不可得而論矣虞書所載九官十二牧班班可考者三代而下以革命而有天下則有如成湯有一德之伊尹而後有升陞之師武王有鷹揚之太公而後有牧野之會至于畢散周召之徒皆以聖人之德奔走後先禦侮疏附詩書所

稱有大功以配享于先王暨其子孫藉其休以有國者數百年蓋其盛不可及矣三代而下漢高起布衣誅秦燧項以有天下而淮陰絳灌之徒摧鋒陷陣以致其百戰之功而其時稱蕭何韓信張良此三人者爲尤烈光武承王莽之亂奮迹南陽恢復舊物則有鄧禹吳漢賈復寇恂馬援馮異岑彭來歙之徒宣其力唐太宗舉兵晉陽平隋之亂則有劉宏基李勣李靖房元齡杜如晦之流致其勲宋太祖受周之禪去五代戰爭之患致天下于太平則有趙普潘美曹彬之輩殫其謀天下不可以無君故立之君立之君不可以無臣故生之臣以佐之有堯舜三代之君則必有堯舜三代之臣有漢唐宋之君則必有漢唐宋之臣天之愛民久矣不知是何以戡定禍亂克成太平耶慨自□元入主中國天下腥羶者垂百年旣而運窮數極天閔斯人之亂於是生我■太祖高皇帝于淮甸以清中原之戎拯天下之禍而援生民之溺數年之間定金陵平吳會克荆襄闔廣□□不戰而竄息于狼望之北固宇宙以來所未有之勲而聖人獨稟全智功高萬古神謨廟筭有非他人所能贊其萬一者而一時諸臣應運而生皆起于淮甸之間乘機

邁會以成不世之勲有若高祖之豐沛光武之南陽者此豈人之所爲哉蓋將以開我國家億萬年無疆之治故■聖祖龍興于上而諸臣景附于下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而昭諸鼎彝銘諸策府有非一時之所能殫述者其大勲光宣炳烺于天地之間如山武寧王以下六王者其功尤烈天下之人至今能道之他如朱文正李文忠咸以內外之親而郭子興郭英吳良正廖永忠永安之徒則以父子兄弟後先致力效死于其間大抵數總大軍以不殺爲威而沉毅好謀定大事于一言武寧之功爲大而開平之窮虜于漠北黔寧之收功于滇南北方面之功之最著者其他或撫一城或定一方或專城而秉鉞或分閫而受寄或敵愾以怒寇或殄滅以爲期孰非體天地好生之德勤■皇祖安集之命有功于方夏而惠于元元者乎國史之所紀載者固莫得而覩而往往見於儒臣銘章碑志之間此愚生之所竊識其萬一者因念百六十七年父子兄弟長養太平之世方內無兵革之禍戎虜之警者固我■高皇帝天覆地載之功諸臣匡持輔協之力不可少也書曰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于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

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
從此之謂乎今太廟旣已配享而功臣廟又有特祠
金書鐵券山河帶礪之盟于今不替邇者■皇上又
興滅繼絕開廟藏覽舊記以昭元功之侯籍使開平
寧河岐陽誠意之賞復延于世我國家之酬諸臣者
可以無憾矣顧承平日久爲其子孫者或驕溢于富
貴而不能體乃祖乃父之心時陷法禁從而棄之又
所不忍而未免有厚德掩息遜東布章之譏則■高
皇帝之大誥武臣■文皇帝之鐵榜訓戒今日誠不
可不申明而訓勅之也書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
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予
大亨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不敢動
用非德敬以爲今日獻

第五問

古之爲天下者養民之生後之爲天下者聽民之自
生夫聽民之自生可也又從而取之取之可也而不
求所以爲可繼之道則我之取者無窮而民之生日
蹶民蹶而我之取者將不我應國計民生兩困而俱
傷其何以善其後是不可不深思而熟慮之也我國
家建都北平歲輸東南之粟以入京師者數百萬舳

艦相銜接于江淮加以方物土貢金帛錦繡以供大官王服者歲常不絕其取于民不少矣而比年以來民生日瘁國課日虧水旱薦告有司常患莫知所以爲計然惟知取于民而未知所以救菑捍患與民莫大之利也大抵西北之田其水旱常聽于天而東南之田其水旱常制于人蓋其地有三江五湖之灌注而東南又竝海有隄防蓄泄雖恒雨恒暘而可以無虞故昔之言水利者先焉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震澤卽今太湖周禮所謂具區五湖蓋地一而名異也爾雅具區郭景純云吳越之間有具區周五百里故曰五湖也其言五湖猶江之言九江爾春秋越與吳戰于五湖豈太湖之外復有四哉其所謂具區洮隔彭蠡青艸洞庭及季氏圖彭蠡洞庭巢湖太湖鑑湖爲五湖者非也禹治揚州之水西偏莫大于彭蠡而東偏莫大于震澤欲寧震澤之水在於疏其下流三江入于海而後震澤無泛濫之虞震澤固吐納衆水者也西北有宣歙蕪湖荆溪宜興溧陽溧水數郡之水西南有天目富陽分水湖州杭州諸山諸溪奔注之水瀦聚于湖而由震澤吳江長橋東入松江青龍江而入海溧陽之上古有五堰以節宣歙金陵九

陽江之水宜興之下有百瀆以疏荆溪所受之水江陰而東有運河泄水以入江宜興而西有夾苧干與塘口大吳等瀆泄四水此治其原委之法也三江東南泄水之尾閘也三江之流不疾則海潮逆上日至淤塞而下流不通此吳淞江之疏導不可不先而凡太湖以下諸江之入于海者皆不可以不加之意也昔宋單錡嘗疏東南水利書蘇文忠以爲有利于民條其事于朝而亦莫能行之者大抵承平日久人習于苟安稍有建國家之計必以爲迂遠動衆而不可用故經國之慮每至于格而不行夫自漢以來天下之用不盡于東南至唐宋而東南之民始出其力以給天下之用然自吳越竊據于此乃能修水利以自給外以奉事大國而內不乏於朝府之用是以其國不困而民猶足以支及天下全盛江南不熟則取于浙右浙右不熟則取于淮南于是圩田河塘因循隳廢而坐失東南之大利以至于今夫錢氏以一方用之惟其治之也專故常足于川今以天下用之惟其治之也泛故常不足于用嗚呼以天下之大而無賴于東南則可以坐視而莫爲之所以天下之大而專仰給于東南其又何可不考其利病而熟圖之也先

朝周文襄公夏忠靖公治之常有成績矣然百餘年來已非其故有司案行修舉故事已漫然莫知其故迹之所存矣至又委之國貧民困夫國貧民困已矣任其困而貧也則將何時而已乎夫亦延訪故老徧考昔人之論而求今日之所宜又不必專泥千古之迹而惟視夫水勢之所順蓋古今天時地勢陵谷邱淵代有變移必欲鑿空以尋故迹吾恐力愈勞費愈廣而迄不可就反爲苟安目前者之所嗤笑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而已矣五堰百竇可復則復之白蜺安亭青龍江可開則開之或爲縱浦或爲橫塘或置沿海堦身堦置斗門使渠河之通海者不涸于潮泥堤塘之捍患者不至于摧壞而又督成水利之官常時相視禁富人豪家碾磴蘆葦茭荷陂塘壅礙上流而倣錢氏遺法收圖回之利養撩清之卒更畚迭役以浚之而後利興而可久害革而民不困不然如近者嘗浚白茆曾幾何時漸就湮塞此可懲也今夫富人
有良田美庄猶不使之荒蕪而加意焉况東南以供天下之費乎抑是法也非特可以行之東南也齊魯之地非古之中原乎數日不雨禾俱槁死黃茅白葦一望千里父子兄弟束手坐視相率而爲溝中之

瘠凡以溝渠之制廢也謂宜少倣古匠人溝洫之法募江南無田之民以業之蓋于古吳則通三江五湖于齊則通菑濟之間滎陽下引河東南為洪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而朔方兩河河西酒泉皆引河關中漳渠靈軹引諸水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溉田萬餘頃豈獨三江五湖之為利哉舉而行之不但可興西北之利而東南之運亦少省矣天下之事在乎其人毋徒委之氣數而以論事者為迂也

隆慶元年浙江程策四道

按隆慶元年丁卯浙江鄉試時太僕府君

以長典令入外籛此乃主考委代作者

問自昔帝王立極垂統為後世計如禹有典則湯有風愆文武有謨烈其子孫能敬承之故夏商皆饗國長世周過其歷至于八百年漢唐而下蓋莫能比隆焉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誕受多方在御日久萬幾之暇輒親著述睿思元覽自身心以至於天下國家無一事不有垂教而祖訓一書為聖子神孫慮尤諄悉矣其大經大法世世遵守昭如日月固不待贊述也乃若微言至論為今日聖天子之繹思者可得

而詳言之歟我世宗肅皇帝憑几之言告戒
深切皇上孝思罔極遵承末命改元一詔風行
雷動乃至荒陬絕徼含齒戴髮之民靡不拭目
以觀德化伏讀詔旨稱郊社等禮各稽祖宗舊
典斟酌改正有以仰窺聖天子法祖之盛心
矣詔條所列固首奉皇考之教中間與皇祖之
訓相符契者亦可述其槩歟夫臣子爲君父陳
烈祖之訓蓋忠愛之至也卽有大美而弗彰何
以俾答鴻庥千萬一乎諸士子其悉以對將爲
爾聞于當宁

帝王之御天下也欲垂萬世之統者必欲其謀慮之
遠欲保萬世之業者必致其嗣守之勤謀慮以垂統
仁之周也嗣守以保業敬之至也是故德業光昭而
心源繼續顯承丕大而佑啓無疆自古有天下者其
祖宗肇之于前而子孫繼之於後所以長世而不替
者用此道也請因明問而陳之昔唐虞之際以天下
相授受而示之以精一執中之旨彼其平時都兪吁
咈相告語于一堂之上者無非此道然猶咨命之諄
諄者誠以天下重器不能不爲之長慮也故以天下
與人而并以治之之道與之斯知所以與天下矣受

人之天下而并其治之之道受之斯知所以受天下
矣不然徒以天下相傳則非堯之所以授舜舜之所
以授禹也夫三聖人面相授受而猶如此况祖宗之
天下傳之子孫而能不爲之長慮乎誠念今日得之
之難而他日保之之尤難故垂訓以爲子孫計者不
容不詳且切焉是故聖有謨訓明徵定保禹惟有是
訓也而其子孫能敬承之有夏之歷至四百年聖謨
洋洋嘉言孔彰湯惟有是訓也而其子孫能克從之
有商之歷至六百年文武宣重光奭麗陳敘故子孫
嗣守大訓無敢昏淪有周之歷至八百年蓋禹湯文
武爲其子孫慮天下者如此其周而啓太甲成康所
以保天下者如此其至也我■太祖高皇帝受命自
天奄有函夏聖武神文天經地緯削平僭亂海宇又
寧登天下之賢俊相與修明政刑暇則又親灑宸翰
睿思所及動輒成書如存心省躬諸錄以至孝慈女
戒昭鑑其大者如三編大誥資世通訓洪範之註及
又以意命群臣纂修寶訓律誥職掌集禮諸書自古
帝王著作之盛未有如此之富也若祖訓錄特爲聖
子神孫深遠之慮尤詳且切矣嘗自敘以爲創業之
初備嘗艱苦人之情僞亦頗知之自平武昌以來豫

定律令頒而行之至于開導後人復爲祖訓一篇立爲定法大書揭于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稿而定我子孫欽奉朕命不負朕垂訓之意天地祖宗亦將孚佑于無窮矣于是頒賜諸王且錄于謹身殿乾清宮東宮壁因顧侍臣曰朕著祖訓錄所以垂訓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爲此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抽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大哉皇言誠萬世聖子神孫所宜欽承而敬守之者也是書之目有曰聖訓首章又有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其篇裘簡要而條貫靡遺綱領宏大而精微具悉歷世保之以爲大訓至于朝廷之典章百官有司之所行有不待盡述者請舉一二明言之有曰凡古帝王以天下爲憂守成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爲心則宜永受天之眷顧夫聖祖起自布衣同時僭王叛國芟夷殆盡海內曠然尤且惴惴然懼天下之起而相軋也况自古承平之久無常靜之國而南面之奉可以娛耳目悅心意者交引于前人主能時懷警懼而淵涓夔夔之中此心卓然清

明則宴安之欲不生而慮周于天下釁孽之萌無所作矣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又謂憂常在心則民安國固蓋惟望風雨以時用禾豐稔使民得遂其生又謂四方水旱當驗國之所積優免稅糧歲雖無災擇地瘦民貧亦優免之夫聖祖雖在深宮之中乃至祁寒暑雨靡不關心當時庶事草創建都封邑征伐四方用度廣矣而免租之詔無歲不下今天下宴然而大司農往往告乏歲一不登議改折帶徵有司且相顧以爲曠恩矣使閭閻不被免租之惠民何以聊生聖主顧畏民品思小民之依簡劬農之官廣蠲貸之澤則海內之民樂生矣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又謂帝王居安常懷警備動止必詳人事審服用仰觀天道俯察地理皆無災變然後運用疑有闕文夫聖祖躬擐甲冑出入兵間及爲天子猶謹備之如此人主必當儼神明之居慎出入之際端拱穆清正容謹儀和鸞之節清道而行開延英閣以登魁彘耆艾之士朝夕燕見抽繹顧問考古驗今則聖德日脩天眷日隆亦不勞心于非意之防矣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又謂平日持身之道無優伶近狎之失無酣歌夜飲之歡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窺恣之專又謂內

府飲食常用之物設局于內職名既定要在遵守故當時日歷聖政記所稱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掃除之役本朝家法超絕前代如此至今陰教修明后宮順序尤望體聖祖述周禮設局之義修掖庭末巷之職使戴金貂之飾者有濟濟謹孚之美無戲敖驕恣之過左右勅正則王爵天憲不至旁落矣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又謂四方諸戎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無故興兵致傷人命但□戎與西北邊境至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以謹備之今日禦西北之□其上策在于不攻其無策在於不善守謹備邊塞驅而出之中國禦之之道惟此而已若欲開邊隙以快心于狼望之北必無幸矣聖祖嘗戒諸王遠出開平謂守邊之要未嘗不以先謀爲急故朕于北鄙之□尤加慎密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我■世宗肅皇帝導揚末命告戒深切我■皇上改元一詔實奉皇考之教明詔所謂仰惟末命之昭垂深望繼述之兼善者也夫郊社等禮所以遵祖訓者莫大于此若夫言官加恤錄之恩方士致左道之辟宗室解甸人之

繫若盧施寬釋之仁百司嚴黜陟之典銓選破資格之條冗員申裁省之令郡縣別望繁之差沒□布招懷之惠燼敵速上功之簿至于重貪墨之罰督勘覈之報舉大臣之贈諡加閒散之名服聽監司之薦碎所謂推類以盡義通變以宜時有難盡述者明詔又曰各地方官以武備爲不急以玩寇爲苟安將賊盜妖逆隱蔽縱容不早撲滅往往釀成大患祖訓所謂憂天下者明詔得之矣又曰天下軍民十分窮困國用雖調豈忍照常徵派四方聞之孰不感泣田租逋負收折蠲免與夫大官之所增派尙方之所趣辦繕部之竹木兵曹之子粒多所停罷則祖訓所謂憂民者明詔得之矣又曰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朕加意節省自有餘又令戶工二部科道稽查各監局庫段疋軍器香蠟等物祖訓所謂內府設局與周禮天官之義合者明詔得之矣若夫求賢納諫不一而足凡可以正士習糾官邪安民生足國用等項長策仍許諸人直言無隱此卽祖訓所謂防壅蔽而通下情也然則與皇祖之訓蓋無不相符契者宜天下之人如蹙而起如贖而聞含齒戴髮靡不拭目以觀德化之成也顧愚生猶惓惓于皇上之繹思者實臣子忠愛

之忱不容已耳書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愚竊以爲今日聖天子頌焉

人問我祖宗列聖世有實錄表年紀事撰述功德以爲信史邇者皇上深詔近臣纂修皇帝實錄載筆之臣必能仰體宸衷勒成鉅典然竊以先皇帝享國最久年載曠悠又無前代記註之書編摩摭輯成一家之言若有未易然者矣夫實錄之名何所起歟抑古之論史每難其事昔劉子元與宰相言二史不注起厓而

歐陽永叔論日歷之廢蓋近代爲史之通患而子元又謂史有三長至曾子固序南齊書其論美矣二子之言後世多稱之可得而備述歟茲者先皇帝彙進史館方當下之學官諸士子皆得而與知者宜以所聞著之于篇其毋讓焉經綸世道者立一時之功纂述先猷者垂百世之訓大哉國史所從來久矣上古帝王繼天立極功德與天地同流其不可傳者與化而往矣其可傳者獨賴有史以存之故巍然煥然之迹亦與天地而同久雖在千百世之下而神明之號天下之人皆得指而稱

之何者其托于史者無窮也夫垂徽名而記往號昭
遂古而示方來史之所繫其重如此邇者明詔纂修
我世宗肅皇帝實錄通行海內博採遺事明問特
舉以策諸生敢不具述所聞以對夫左右史以記言
動自夏殷以前已有之周官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
史皆史官之職事而諸侯各有國史迄于戰國紛爭
秦滅典籍而史官尙存漢武帝以司馬氏爲太史東
京則班固爲蘭臺令史劉珍等著述東觀皆天下之
選故史記兩漢書冠絕後代自後史館著作莫不妙
簡其人雖其文辭不能方駕前古亦各一時之美而

陳壽以下悉倣漢書之體往往類萃諸家別錄而斷
代以爲正史正史之外自唐武德間房元齡許敬宗
敬播等相與立編年之體而實錄之名自此始太宗
以下十五帝每至易位必纂實錄惟獨宣懿之後以
亂故缺然及五季宋元皆因之而後之爲史者以之
爲依據至我朝列聖相承一如前代故事每世必
命纂修固已敷宣景耀崇闡大猷金匱之藏永世作
典祖宗之洪業真與天地永久矣我皇上嗣登寶
位甫當朝廟之日卽降綸音特命纂修實錄天下皆
仰聖人孝思罔極繼志述事之大也洪惟我世宗

肅皇帝以上聖之資撫中興之運上比列聖二祖五宗饗國獨爲長久嘉靖以來四十五年振古之事曠世之勲特異疇昔包括旁羅錯綜銓次在于今日實爲重難嘗考國初猶設起居注而大明日歷聖政記則學士宋濂所撰其序以爲幸得日侍燕閒十有餘年書之頗爲得實使他日修實錄者有所採掇以傳信于來世自起居之官不設而史館論撰亦鮮則今之修史可以藉手者蓋寥寥矣夫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史家所因惟在博採自司馬氏猶取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班書則世皆以爲司馬遷王商揚雄欽向之筆自古以來未有不裒聚衆家而成者故唐宰相撰時政記史官撰日歷而宋則宰相主監修學士主修撰兩府撰時政三館修起居注此等之類今茲廢缺而欲以責成于一且蓋因仍者之易爲力而創造者之難爲功也我先皇帝大制作大建置固昭然揭諸日月天下之人所共知之若夫深宮秘庭動靜起居羣臣不能記也聖性之淵懿聖德之精微如堯之安安如舜之濬哲羣臣不能測也至于類取諸司供報博採羣臣墓銘家狀夫進退百官剖決章奏裁處萬幾錢穀甲兵四

夷之事百官有司典籍雖在視諸故府似乎有徵然曹分局別歲殊月改綴緝穿聯欲無牴牾固亦勞矣而一時臣工人品之淑慝心迹之疑似殊功偉德非常之事姦宄凶慝禱杌嵬瑣之形墓誌家狀不足盡也蓋古之爲史者易於有所因雖遷固之才不能無因而爲也今之爲史者難于無所述雖有遷固之才無以自見矣當唐宋之世史官尙未放失而劉子元爲蕭至忠言五不可其一謂漢郡國上計太史以其副上丞相後漢羣臣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爲廣今史臣惟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狀若今之起居寮失得無如劉子元之所論乎歐陽脩以爲史官職廢其所撰述簡略百不存一至于事關大體沒而不書加以時政日歷起居注例皆積滯相因故追修前事歲月旣遠遺失莫存聖人典法遂成廢墜若今之追修積滯得無如歐陽修之所論者乎然則所貴良史裁酌體例旁采異聞攷求真實發憤討論使歸于一古人有言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先朝之事尙在所見則已異于所聞與所傳聞遠矣抑嘗讀武帝本紀諸志表傳皆史遷當時撰述而班固陳宗尹敏孟冀共成光武本紀

後漢列傳載記當時紀志蓋不廢也自寶錄專行則
紀志殆廢此尤史家之闕典竊以爲寶錄之外宜用
擬古遷固之書此不當待後世而定也■先皇帝大
禮郊祀九廟明堂先聖祀典籍田親蚕章服禮儀河
渠刑法諸所興建散入紀年難以會通當令首尾貫
串包絡彙粹可倣司馬遷八書而爲之宰相百官報
罷不常可倣公卿志表爲之羣臣之善惡四夷之叛
服則列傳載記皆不可廢此卽一代之史非直俟數
百年之後而爲也徒恃實錄一書所軼多矣此方今
史館之所當議者也愚又謂漢史成于班固唐歷緝
于吳兢柳芳崔魏唐書成于吳兢韋述于休烈令狐
峘宋國史凡三書後洪邁復請合爲九朝而續通鑑
長編成于李燾本朝二百年歷列聖而未有統會之
史此亦方今史館之所當議者也抑劉子元又云史
有三長才學識有學無才如愚賈操金而不能殖貨
有才無學如巧匠無榘楠斧斤不能成室善惡必書
使亂臣賊子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曾子固爲南齊書
目錄序云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
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
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而後其任可得而稱也

意能如子元之論得爲良史矣若子固所稱則又追
遷固而上之蓋唐虞三代之史官也茲者明詔採取
遺事諸生幸得躬逢其盛惟時金馬石渠之彥宜有
其人愚生草茅下士獨能誦習舊聞而已述作大義
何敢僭及之

問古者國有大事必合天下之議所以集衆思
也王通氏著續書嘗曰議其盡天下之公乎夫
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
訪皆議之謂也黃帝堯舜尙矣三代以下惟漢
近古請舉漢之議者其或是或非或罷或行亦

有可論者乎夫匡衡張譚郊社之說何據貢禹
韋元成祖廟之議何本董仲舒師丹之請建限
田何罷而不行祝生唐生之請罷鹽鐵何議而
不用公孫卿壺遂司馬遷改朔之議何取賈讓
關竝韓牧王橫治河之策孰得先誅先零之謀
何以卒從趙充國罷邊塞置吏卒之請何以卒
用侯應此皆漢之大事而有國家者之所當攷
昔韓退之非三代兩漢之文不敢觀諸士子皆
通經學古以待有司之求必有能及之者請言
之以觀所學

欲盡天下之理者必并天下之智欲并天下之智者必兼天下之謀并智合謀而天下之公盡矣天下之公盡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古者國有大事常令議臣集議不專于一人不徇于一說惟其當而已是故大臣之言必用小臣之論必庸衆思之集必繹一夫之見必伸故邱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併而爲公此古之帝王所以用天下之議也王通氏論帝制恢恢乎無所不容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千變萬化而吾守中焉故曰議其盡天下之公乎漢制大夫掌論議事有疑未決

則合中朝之士雜議之自兩府大臣下至博士議郎皆得盡其所見而不嫌于以小臣與大臣抗衡其道公矣若明問所及皆一時朝廷之大務然非當時能詢採博議盡天下所欲言何以粲然著于簡策如此請爲執事言其畧古之帝王郊祀天地以冬日至于地上之園邱以降天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邱以出地祇故祭天于南郊就陽位也祭地于北郊卽陰之義也漢之郊祀多襲秦故武帝巡祭天地諸神名山金泥石記淫誣甚矣成帝初匡衡張譚始建南北郊之議以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之所饗宜就正陽太

陰之處于是始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漢二百年間郊祀不經文帝賢主猶拜灊涓之會相如文士獨留封禪之書匡衡能本周禮正一代之大典論者或恨其不能盡復三代郊祀明堂配天之文然其所論建亦偉矣禮王者受命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之太祖之廟五年而再殷祭則毀廟未毀廟之主合食于太祖父爲昭而子爲穆孫又爲昭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以其始受命而王故尊以配天而不爲立廟親盡也太祖以下五廟則親盡迭毀示有終也漢之祖廟至元始之際大禮未備貢禹始發之韋元成乞議罷郡國廟又本禮經所云而建議如此惟獨以高帝爲太祖之廟而孝文以後皆以承後屬盡宜毀故許嘉劉向更議以文武皆爲宗漢二百年間祖廟無准賈生通達不著宣室之對劉向博雅附會家人之語元成能依古義垂一代之大法論者猶疑其五廟七廟廟數之殊然其所考據亦正矣自秦用商君之法開阡陌除井田之制漢初不爲限制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愈困故董仲舒欲稍近古限民名田以塞兼并之路師丹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可致太平

今未可詳請畧爲限武帝方事四夷內興功利宜未及此而下傳董賢隆貴用事詔書雖下亦寢不行然至後魏孝文獨用李安世均田之法則仲舒師丹之說其果泥乎後之有天下者能知此意則井田雖未可復而均田之法亦可少倣也自齊用管子之術正鹽筴斂山澤之利漢初以屬少府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筦其利郡國多不便昭帝始詔賢良文學之士問民所疾苦教化之要九江祝生等抗言皆願罷鹽鐵酒權均輸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約而桑宏羊獨以爲國家大業所以制四方安邊足川之本竟不果罷自此迄于永平尋罷尋復然後魏宣武嘗采甄琛弛禁之表則賢良文學之議其果迂乎後之有天下者能知此意則鹽筴雖未可廢而取利之法亦不當甚密也漢自襲秦正朔晦朔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張蒼明習歷而仍水德之謬公孫臣建改朔而信黃龍之誕百年歷紀之廢甚矣司馬遷倪寬等始謂帝王創業改制不復用傳序則今夏時也三代之統絕而不序請定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爲萬世則于是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落下閎運筭轉歷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昔孔子論爲

邦言行夏之時馬遷之議實本于此此古今治歷者之不能易也漢自武帝塞瓠子其後河復數決大爲東郡害平當領河堤奏賈讓之策桓譚典羣議集關竝韓牧王橫之論一代治河之說備矣賈讓謂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之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汗澤使水有所休息因欲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勢不能復遠汎濫讓之此策視諸說最高昔大禹治洪水惟順水之道此古今治河者之所當知也夫中國之御□□

非以極兵勢也誠盡謀而已西羌之反朝廷發兵及屯田者六萬人酒泉太守辛武賢欲分兵竝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趙充國獨以爲□□卽據前險守浚阨必有傷危之憂獨欲捐罕开之罪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方是時公卿議者不同而充國獨守便宜璽書切責堅不爲動卒不煩兵而自解散諸羌罷騎兵留屯田以待其敝大抵西羌之反其萌在于解仇充國急赴罕开之約使先零不得先其約此所以坐而得勝筭也故制□□之要若使□□得締其交非中國之利也漢自單于入朝加賜皆倍于黃龍時旣自以

親好願係塞上谷以西至燉煌請罷邊備塞以休天子人民時羣臣以爲便而候應以爲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里草木茂盛本冒頓依阻其中來出爲寇至武帝斥奪此地攘之于幕北設屯戍以守之如罷備邊戍卒示□□之大利夫雁海龍堆天之所以紀華夏也炎方朔漠地之所以限內外也國家苟與□□共地利而無藩籬之限則中國坐而受其困由此言之中國之要害所當固守而不可失也夫郊祀宗廟井田鹽鐵歷律河渠□□舉漢之大事而崇論竑議槩具于此今廟堂方有郊社宗廟之議而天下田賦未均鹽課折閱罔紀漸差授時之度徐沛歲有治河之役兀良哈之屬□□翻爲外應受降城之故地棄爲□巢則此數者正今日之所宜攷毋謂漢卑而不足法因是而亦可以畧追三代之遺文古義所謂法後王者謂此也

問六經之教未嘗專以仁爲言至論語一書孔門之論仁始詳今觀孔子之荅問者數矣而皆不同何歟夫若然者則仁宜可以人人而至也然孔子之所許者蓋鮮矣當時惟稱顏子三月不違若仲弓冉有子貢公西華門人之高第令

尹子文陳文子春秋之賢大夫孔子槩稱之而獨不許以仁顧惟于微子箕子比干而謂之三仁于伯夷叔齊而稱爲得仁至管夷吾伯者之佐而亦曰如其仁抑又何歟夫以仁之難造如此而又謂博施濟衆何事于仁必也聖乎則仁與聖猶有等歟後之學者皆以爲孔子未嘗言仁而特與弟子言其用功之方耳其果然歟如此則果何以謂之仁乎士人自知學卽讀論語而不求其意祇見諸說之紛紛而無所取衷也茲欲會而通之必有至當不易之論試言其大

旨以觀自得之學

甚矣仁之難言也非言之難而體會之難能體會之而自得之于心則能以其所不同而求其所同以其所言而知其所不言雖聖人之於學者隨人異施不可以一端求會而通之而至精至粹之理一而已矣夫惟天下之論仁者病于不能自得之于心而徒言之求是以若彼其紛紛而不一也執事發策以孔子之言仁爲問欲觀學者自得之學愚生何知焉雖然論語一書童而習之敢不撫拾以對昔孔子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志欲有所爲于天下而時不能

用退而追述三代之禮樂序詩書易春秋以備王道成六藝夫子自以爲教天下如此盡矣夫子旣沒而門人記其微言以爲論語顧若稍不盡同于前古聖人者蓋其平日獨以仁之一言爲教則皆先聖人之所未嘗數數然者雖其孫子思傳之亦不盡用其說孟子稍稍言之而復以仁義對舉又非若夫子當時之獨指而專言之也蓋嘗思之夫子以仁聖竝稱而又有仁人之號則其所謂仁者夫亦以其人品之至精至粹而已矣夫如是故以仁聖竝言之而當時學者雖其才器不同而其學于聖人固其志舉欲造于至精至粹之地是以諸子之問仁特詳而夫子之告之不一要其因才成就而使之造于至精至粹之地者則一而已矣世之君子見諸子之問而夫子告之其不同如此遂疑其所謂仁者支離而難合散漫而不可求而不知其所以至之者一也惟其才器不同引而進之各異譬之于水其可以導之于江者引之以至于江導之于河者引之以至于河導之爲淮漢者引之以至于淮漢及其不已而至于海一也夫子之門顏子仲弓子貢子張樊遲司馬牛人見其皆入聞夫子之道而不知其才器相去遠矣然夫子皆不

逆之隨人以爲之成就使此數子者能遵其教而莫不可至于仁是乃夫子之善教也使是數子者夫子獨舉其一而皆告之是使樊遲而欲爲顏子夫子必不若是之誣也然而此數子者亦皆可至于至精至粹之地者何也若孟子之所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孔子聖之時也伯夷伊尹柳下惠夫豈方于孔子顧謂之聖則亦造于至精至粹之地而已矣譬之于玉爲攻爲珉爲琳爲珉之不同而追琢之成器一也故夫子于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齊而皆謂之仁豈可同哉管夷吾者能以功利之術使諸侯歸齊而不能勉其君至王也而以爲如其仁管仲之仁豈又與微子諸人可同日論哉夫子之門人可與語聖人者惟顏子與夫子皆步步趨皆言皆辨皆馳矣而獨所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未能與化爲一也然亦已進于仁矣夫子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與之同其出處則所謂克己復禮者蓋以有天下之事告之故以爲天下歸仁也若仲弓出門使民而至于邦家無怨則南面諸侯之任而已顏子與仲弓同居德行而相遠如此其爲仁者不同如此而况子貢以下哉子貢之聘于諸侯所

以有大夫士之交也子張之問政所以言恭寬信敏
惠也樊遲之不知禮義信以成德所以言允難後獲
也司馬牛多言而躁所以言訥言也然于是數者而
進之豈不亦皆至于仁哉夫人之才器有大小至于
至精至粹之地爲難故孟子以伯夷伊尹謂下惠爲
聖而夫子亦以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齊謂下惠爲夫子
之所謂仁孟子之所謂聖也然數子者夫子告之則
如此而造而至之實難故雖果如子路藝如冉有不
佞如雍禮儀如赤使之治國家理人民立朝著夫子
皆許之而不許以仁以其至于至精至粹之地爲難
也當時之大夫忠如子文清如文子使之事伯朝去
亂國夫子皆許之而不許以仁以其至于至精至粹
之地爲難也若夷齊讓國逃隱微子箕子比干之或
去或奴或死積仁潔行以自靖自獻于先王豈不至
于至精至粹之地哉管子者聖人蓋未之許若曰其
于仁者之功特如之而已然則是數子者夫子特進
之而已終莫能至也夫仁之精微與聖同極而他日
子貢問博施濟衆乃以爲何事于仁而必以聖當之
似若夫子之優聖而劣仁而不知其意蓋以爲博施
濟衆者聖人身外之事業立人達人者仁者切已之

實功子貢未可驟以唐虞之事許之亦勉以忠恕而已矣故曰賜也非爾所及也雖然夫子之于仁也豈終日爲學者實言之如此蓋皆因其有問隨其人而告之孟子之所謂答問者也當時高弟弟子如顏子之外曾子未嘗問仁而一貫之唯豈不亦謂之仁哉而後之儒者又謂夫子平日蓋未嘗言仁也特言其所以爲仁者而已然則夫子之論仁常見于何書曰夫子于繫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又曰元者善之長也此夫子之所謂仁者也雖然夫子豈有隱哉凡平日之所以問答者皆此理也宋張敬夫嘗類聚夫子之論仁以爲涿洵言仁錄朱子不取謂聖人之言隨其所在皆有至理不當區區以言語類求之可謂得其旨矣後之學者去聖愈遠其尊聖人爲太過至或舍其終日應用與所以進德修業之實而欲于虛空想像之中求所謂仁者而名狀之夫天下皆知佛老爲空虛之說以惑世而後之儒者不求切實之功舍夫子之所謂仁而於空虛想像之中求所謂仁此亦何以異于佛老之說也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二上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二上

七

諸士子生長斯地景行先哲久矣願相與論之
執事先生以浙中道學之傳下問承學顧愚非其人
何敢與聞于斯然古者祀先聖先師于學所謂先師
卽其國之賢者明有所嚮仰也浙之諸君子愚生亦
竊識之矣昔楚威王有問于莫敖子華子華對以楚
之先令尹子文以至蒙穀五臣之事楚王太息嘉其
能善語其國之故吾浙之儒者所謂齊魯諸儒于文
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敢無述焉蓋嘗謂士之所以
自成者莫貴于學學莫貴于問道知所以求道矣而
後知其所以爲學知其所以爲學矣而後能有以自
成其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難也秦漢以下其
經學文章功業節行稱于天下代不乏人而大要歸
于不知道而以氣質用事故其所就不能庶幾乎三
代蓋千五百年而宋河南程氏起而紹明之其澤流
被于閩粵間此朱子所由以得其傳者也至于兩浙
又河洛閩粵所漸被者也然程子之門惟游揚謝號
稱高第弟子而吾浙之士及門者周行已能發明中
庸之道浙中始知有伊洛之學而劉安節戴述知求
成己之方以文行推重而元承天咨近道敏于問學
此門人之尤章著者也自龜山載道東南學者多從

震川先生別集卷三
之遊而宋之才能得程氏正脉揄推明中庸大學
論語之旨王師愈從受易論朱子稱其有本有文德
望爲東州之冠此受業于程氏之門人者也自羅從
彥從學于龜山再傳而爲李侗侗授之朱子學者以
爲程氏正宗陸九淵起于江西超然有得于孟子先
立乎其大者之旨二家議論初有不合其全體大用
之盛皆能不謬于聖人其學皆行于浙中輔廣徐僑
初事呂祖謙後從朱子僞學之禁學者解散廣不爲
動而五經解詩童子問多所發明僑以朱子之書滿
天下不過割裂掇拾以爲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
能得其所以言者蓋鮮其學一以真實踐履爲本葉
味道對策率本程子告人主以帝王傳心之要然朱
子門人黃幹爲最著何基師事幹得淵源之義王
栢捐去俗學從何基基告以立志居敬之旨金履祥
事王栢從登何基之門論者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
尹和靖栢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而履祥親得之二
氏而並充于己者也其後許謙學于履祥其學益振
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自基以下學者所謂婺之
四先生以爲朱子之正適者也子靜之門人則楊簡
篤學力行爲治設施皆可爲後世法清明高遠人所

不及而袁燮端粹專精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能精
思慎守則與天地相似舒燐刻苦磨勵改過遷善沈
煥人品高明不苟自恕朱子嘗言與子靜學者遊往
往令人自得蓋浙中尤尊陸氏之學而慈湖其倡也
二家門人相傳之緒于婺之四先生四明之楊氏可
謂光明俊偉能紹其傳者矣雖末流門戶各異而朱
子所謂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欲身率學者一于天理
而不以一毫人欲雜于其間者其爲復出千古不可
誣也今推原程子之學自龜山至于朱子朱子之後
爲婺之四先生象山之學雖行于江西而慈湖爲最
著則伊洛閩粵江西之學豈復有盛于吾浙中者哉
虞集有云汝南周氏繼顏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
而正叔氏又深有取于曾子之學以成己而教人而
張子厚氏又多得于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于夫
子豈有異哉因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司焉者耳
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可妄議哉此可以爲二家傳授
之定論也呂東萊以關洛爲宗變化氣質其所講畫
將以開物成務陳傅良于古人經制治法討論精博
陳亮才氣高邁心存經濟王禕以爲考亭朱子集諸
儒之大成而廣漢張子東萊呂子皆同心戮力以開

先聖之道而當其時江西有易簡之學永嘉有經制之學永康有事功之學雖其爲說不能有同而要皆不詭于道者豈不皆可謂聖賢之學矣乎此與朱子並時而起皆有得于道者也至于項安世黃震方逢時史伯璿之徒無慮數十人皆發明朱子之道者也至于以文章名世如黃潛吳師道吳萊柳貫皆爲一代之儒宗而貫與師道皆學于許文懿公而文獻公巋然獨任斯文之重見諸論著一本乎六藝以羽翼聖道謂文辭必原于學術揆之聖賢之道無媿也宋景濂實出文獻公之門遂爲本朝文字之宗而國初設禮賢館景濂與麗水葉琛龍泉章溢浙右儒者皆在焉國朝崇尚理學實于是始則今日論先正之有功于斯道者豈可分道學文藝爲二科哉抑士之相與爲斯學者非苟爲名也欲以明道也故天下貴之道苟明施之于世特舉而措之耳宋之君子不能大有爲于世蓋天命不欲興三代之治而世莫能究其用也而景濂獨謂諸儒後先相繼推明闡抉疏闢扶持理無不章事無不格雖聖賢復生于後世無以加矣卒未有能繇其說而大有爲于天下以爲其有志者鮮也夫豈盡然耶愚生特于浙中道學之傳敢因

明問及之而道統之傳尚未之悉也伏惟進教焉

問禹之跡遠矣尚書獨載九州所至蓋已周四海之外而昔人乃云禹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行遠不能造也及學者言禹事多奇怪史稱禹蓋會諸侯江南計功會稽及杜元凱注左傳以塗山在壽春會稽與塗山豈二事歟會稽固今浙江之境也至少康封其庶子于此以奉禹祀號爲於越由此越世世爲君王矣果真禹之遺烈耶入其地有觀河洛而興思者諸士子皆越產必

知其國之故請言之

昔之聖人開闢宇宙以濟生人萬世之下皆仰賴其功德而思慕之况禹治水造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之功而含氣之屬雖在四海之外猶知慕之况當時會羣后之地子孫封守之國有不知誦述之者乎夫人之景慕有同地而知思之者矣有百里之外而思之者矣有數千里之外而思之者矣是其人之德之相去之遠也雖然以其人足爲數千里之外思之而又同地則其思之何如也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三河天下之中帝王之跡多在焉後世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一
六
之人考尋其故紀載其事惟恐失之太史公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至長老皆各稱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又南登廬山觀禹跡九江遂至于會稽上姑蘇望五湖東窺洛汭大邳逆河行淮泗濟潔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壯哉子長之遊其所感慨有餘思矣宜其爲書能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成一家之言也夫唐虞堯舜之處今去之數千載而天下之人皆能識之以其功德之盛利天下于無窮也則夫遊觀聖人之地者雖數千載宜不能無感也自黃帝以來帝王莫不有都軒轅之都涿鹿顓頊之都帝邱高辛之都偃師帝堯之都平陽帝舜之都蒲阪禹興于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而黃帝披山通道未常寧居東自岱宗北逐獯鬻西不崆峒南登熊湘往往無常處及尚書載舜五載一巡狩至周猶因之則三代天子其遊常徧于五嶽矣莽梧九疑之間紀舜之跡尤著歷世久遠而前古聖人之跡具在而帝王世紀皇覽之書其述備矣禹受治水之命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行跡所至蓋周四海之外而世之論者乃以爲山海經皆禹之所親至而紀述之以爲東至轉木日

震川先生別集卷三
出九津青羗之野攢樹之所播天之山鳥谷青山之
鄉窮髮帶方之國南至交趾孫濮續櫛之域丹粟沸
水之際南族黃支之堵不死之望西過三危之阨巫
山之下飲露之民奇肱之國北至大正之谷夏海之
窮祝栗之界禺疆之里積水積石之山此皆荒誕不
可稽考張騫之窮河源班勇之記西域不能覩也大
抵上古久遠故作者不經之論多託之而學者言禹
事尤奇怪羽淵之龍紀其父石紐之生本其初台桑
之合著其配觀河伯而受括地見六子而獲玉匱得
黑書于臨胸覩綠字于濁水桐栢有鬼神之書宛委

出五符之要秦藪著陽行之跡應龍有尾畫之詭其
荒唐不根甚矣而屈子猶勤其問郭璞直信其真不
知洪範錫禹九疇禹乃取其陰陽之數自一至九之
序耳豈實有神人爲之手授乎惟會稽之會雖不載
于書而經傳猶有所據蓋禹會諸侯江南計功非五
載巡狩之常典也傳稱禹望九山之南苑宛中者則
意在此久矣故爲是非常之會也而禹之事終于此
故百姓哀慕之至今而左傳會于塗山執玉帛者萬
國杜預以爲塗山在壽春北酈道元以禹會諸侯防
風氏後至禹殺之王肅家語塗山有會稽之名則杜

預之說非矣而羅泌路史乃謂致羣臣于鍾山晉灼
言會稽茅山故越絕春秋言禹登茅山朝羣臣乃更
名會稽今會稽有禹村墟也又云禹採水至大越上
茅山今會稽在越中而防風氏之國在今武康則會
稽亦非茅山矣禹之會羣臣非今之所謂會稽乎然
云至大越而上茅山豈今之會稽卽古之名茅山而
非建康之茅山也吳錄云本名茅山一名覆釜蓋禹
改之爲今名也括地志云石筍山一名玉筍又名宛
委山卽會稽一峯也在今會稽縣之東而太史公言
上會稽探禹穴所謂禹穴卽在會稽山中而近世解
者乃曠絕數千里而取巴蜀之禹穴亦誤矣禹旣終
于會稽故會稽之人思之是以少康封其庶子于此
以奉守禹之祀號爲於越此越之有國所以始也然
傳至十數而中間國絕民復奉而君之是爲甌越東
越故越北界有禦兒鄉萬歲曆之說其事亦頗怪蓋
越人之慕思禹而欲得其子孫之爲君如此其後勾
踐爲王而與吳戰夫椒之敗保棲會稽得范蠡大夫
種爲之臣乘夫差之驕黃池之會以兵襲其國都卒
復棲吳王于姑蘇之山故春秋於越入吳當是時越
小國幾霸天下越垂絕而復興者亦以越人之慕思

禹而欲其子孫之不亡如此其後三子搜患爲君而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與王子搜之丹穴卽禹穴也方吳越之戰迎之馮李敗之姑蘇敗之夫椒棲之甬東馮李卽嘉興之醉李城也夫椒卽太湖椒山也甬東卽勾章之東海中洲也後數世王無疆爲楚所滅盡取故吳地至浙江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于南海上蓋越人之慕思禹雖敗散而猶戴之爲王爲君也南海今台州之南海也無疆之長子後去郟郟其次子蹄守歐餘之陽猶受

楚封焉無諸保泉山漢立爲閩越王其季餘善與孫搖又以海東隅地稱王號三越其地猶在今會稽之域則雖至漢世而越人之慕思禹而猶戴之爲君也太史公序越事蓋反覆嘆禹之功大矣滌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諸夏又安乃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強國北觀兵中國而推稱禹之遺烈其論東越列傳則謂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于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爲君王勾踐一戰稱伯至餘善滅國而其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爲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爲公侯矣而又嘆禹之餘烈蓋越之世祀視三代之後

震川先生別集卷三
十一
最爲久長實以神禹治水之功在萬世子長之論不可誣也愚生長越中覽臨安之勝觀錢塘之江湖思宋建炎百五十年都會之盛每慨然太息况思禹之績有吾其爲魚之歎乎承明問敢述所聞要之其所懷者遠矣非誇胥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也謹對

河南策問對二道

大史問古之君子因時會竭忠讜建茲論卓然有稱於世紀諸史傳多矣今不暇槩舉姑取其最著者與諸士子論之或舉世共稱而不無疵議或一時救弊而未爲通方或言可經常而足以行之後代或意義深遠可爲世主法誠者夫通達國體矣而其學出于申商潛心大業矣而其術流於災異經明少雙者被阿諛之譏然其言可廢歟博物洽聞者泥五行之傳然亦有可采歟語當世理亂晁錯之徒不能過其果然歟志在獻替其所論辨通見政體可備述歟至于竭誠奉國而理歸切要儼之政論爲孰是論諫本仁義而炳若丹青平生力學所得而爲世龜鑑方之申鑒孰優夫學者稱道古昔所以規摹當世也數子之書繁矣抑可以擷取一二足以爲警

誠而備世務者庶幾于魏相條陳晁董之對蘇軾進讀陸贄之言用以觀經世之學

論天下之士非才不足以達當世之務非識不足以周事物之情非誠不足以摠獻納之忠務不達則其幾莫能中也情不周則其致莫能極也忠不摠則矯激以沽名懷隱而多避徇私而少公怯懦而不盡其言莫能信也甚矣人臣之于君子其得言之時亦莫不有言而嘗失之是三者猖狂叫號以自試于萬乘之前而不自度且以售其欺冒之姦故非龜不可語于海者拘于虛也夏蟲不可語于冰者篤于時也曲士不可語于道者束于教也持寸莛以撞萬鈞之鐘必不振矣世之說者曰諫之道天下之難爲欲以觀其所易而開其所難然後上下恬然而雍睦又以為臣能諫而必能使君之納諫而後爲能諫之臣此與韓非之說而憂其不合者何以異是皆懼撓人主之逆鱗而天下無忠義之言矣要之君子遭時遘會立人之朝其才足以達是其識足以周是其忍不爲明主言之故知而不言言而不盡者非所以立人之朝者也是所謂謂吾君之不能爲堯舜者也執事發策舉前代之論諫者以爲問夫一世之君則一世之臣

不知其幾也當時陳說者蓋多矣而史之所載彰彰者僅是以史之所載累而積之蓋多矣而執事所舉者又僅是雖然言而中其幾極其致而忠誠足以感移人主垂法後世者又少也如執事之所舉皆其人也夫謂舉世共稱不無疵議者豈不以賈誼通達國體而出于申商董仲舒潛心大業而流于災異匡衡被阿諛之譏劉向泥五行之傳乎漢高祖時同姓寡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諸侯王僭擬逾制匈奴數盜邊賈誼陳治安之策皆當世切務而或謂其明申商之學者獨以論諸侯王宜用權勢法制耳然衆建諸

侯實事之當然也與晁錯削七國異矣本二代之所以長久謂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蚤論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太子正矣或謂誼與晁錯皆明申韓而錯則以人主之所以尊顯功名揚于後世者以知術數也而以術數教太子若保傅之篇使後世知三代教太子法者誼啓之也豈可與錯同論乎漢初制度疏濶誼欲改正朔易服色正官名興禮樂謂湯武置天下于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秦置天下于法令刑罰而德澤無一有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夫刀筆筐篋之間非

徒漢事然也雖後至今數千年如此矣劉向稱誼言
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伊管
未能遠過可不謂然乎武帝舉賢良文學之士仲舒
以賢良對策皆傳經義本天道曰王者欲有所爲宜
求其端于天故聖人法天以立道天地之性人爲貴
知自貴于物又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
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
其所知則光大矣此孔氏之遺言七十子之後莫能
述也論聖王之禮樂教化欲令當世人主改絃而史
張之與賈生之言不異而仲舒之淵源深矣自漢興
以來天子與其大臣皆好尚黃老至孝武始興文學
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實自仲舒發之故諸不在六藝
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至於今學者
守之雖然自恣苟簡之治百世未能變也道同六藝
用世操術則異者又未必軌于聖人也班固稱仲舒
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
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爲羣儒首其不謂然乎漢儒傳
經皆有家法而匡衡明經說詩當世少雙所以其論
奏粹然儒者之言曰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
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

義高節則民興行寬仁和惠則衆相愛曰治性之道
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聰明疏通者戒於
太察寡聞少見者戒于壅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太暴
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
浩大者戒于遺忘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化之原
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曰審六藝之旨
則天人之理可得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
臨朝羣臣動有節文以章人倫夫端本養性審藝治
內正儀皆人主之大法也衡能爲此言而史譏其持
祿保位被阿諛之旨與孔光等同譏以爲恭顯用事

不能犯顏直諫則然也然傳先王語其醜藉亦足稱
賢矣劉向博聞通達古今作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
人之應七畧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
日月五星之度與孟軻荀况司馬遷董仲舒楊雄並
稱而譏切王氏尤發于至誠蓋自恭顯之世其忠懇
已見于封事矣曰衆賢和于朝則萬物和于野覽歷
世之治亂必以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因論當世人主
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章交
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繆戾乖刺文書紛糾毀譽
混亂熒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是時恭顯用事

善類蒙僇承光之詔亦自謂邪說空進事亡成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孝元固已自知之卒以優游不斷墮宣帝之業可爲來世之永鑑矣向之學在洪範傳推迹行事比類相從緣箕子之意著天人之應世儒亦未可妄論也夫謂一時救弊未爲通方者豈不以崔寔語當世理亂而有政論之作也漢之儒者言教化自賈誼董仲舒匡衡劉向皆極論之而王吉亦謂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行也以意穿鑿各取一切而質樸日衰恩愛寢薄東京以後尤競察察鍾離意宋均魯恭第五倫之徒常以爲言而杜林亦譏後世不能以德而勤於法吹毛求疵詆欺無限桃李之饋集以成罪家無全行國無廉夫而仁義之風替矣崔寔獨著論謂漢承百王之敝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皇路傾險欲峻法以求治以此爲亂世之藥石仲長統稱其書以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右將不以其達權救弊爲一時之所急耳若以此施于宦戚縱橫之日是固其宜也寔之政論夫豈通方之論耶夫謂言可經常可以行之後代者豈不以荀悅志在獻替而有申鑒之作也當建安之時政移曹氏天子拱手而悅自以時無所川作申鑒

五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謂致政之術先屏四惡乃
崇五政而以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省敗制爲四惡
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且文教以章其
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爲五政悅之
論非所以施于漢末顧自以抱王畧而不得志爲奏
以發之要其所施設皆平世法也可謂言簡而事該
矣攷其正俗之論謂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
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貞定而已在上者審定好醜
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實事舉文察實
無惑詐僞以蕩衆志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
顯惡無不章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肅恭其
心慎修其行而民志平矣漢氏所以凌遲恣戚宦之
權成鈞黨之禍夫豈不由於此卽匡衡言四方楨幹
劉向譏朝廷舛午皆此意也悅之中鑒豈非經常之
法耶晉初士大夫祖述何晏老莊之論朝廷皆以浮
誕爲美武帝創業法度廢弛劉頌竭誠奉公每有論
奏該覈政體謂法禁寬縱積之有素未可一旦以直
繩下然至于矯世救敝自宜漸就清肅如行舟雖不
橫截迅流然當漸靡而往稍向所趨然後得濟也其
救時矯世非急迫之論異于徒事一切敢于斷割者

矣又謂聖王之化執要于已委務于下居事始以別
能否因成敗以分功罪而羣下無所逃其誅賞尚書
統領大綱歲終校簿賞罰黜陟之今權不歸于上事
功不建不知所責也細過繆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
糾以法則朝無立人矣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
過必舉謹密網以羅微罪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
法實在其中也故聖王不善碎之按而責凶猾之
奏頌之斯言實末世通患所以然者彼持天下之衡
而未能公天下之大觀以爲如此足以塞區區之責
也亦類俗吏之所爲耳由此言之頌欲矯弊而不必
任嚴切之法所以爲賢于寔者也儻之政論則頌爲
是矣唐德宗時陸贄上言諫諍之道有九弊以好勝
人恥聞過騁辨給術聰明厲威嚴恣彊愎爲君上之
弊以諂諛頡頏望畏悞爲臣下之弊論朝廷之乏人其
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不考實而務博訪求精太
過嫉惡太甚程試垂方取舍違理循故事而不擇可
否而覈才馭吏之三術則拔擢以旌其異能貶黜以
糾其失職序進以謹其守常其欲人主悔禍新化要
在捨己從衆遠欲遵道遠儉佞而覓忠直推至誠而
去逆詐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掃求利之法務息

人之術其道易知而易行在約之于心焉耳唐史稱其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爲後世法炳如丹青蘇軾以爲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如贊之言開卷了然聚古人之精英爲治亂之龜鑑者也雖房杜姚宋克致清平考其道德仁義之旨蓋過之矣其論興亡之際謂天所視聽皆因于人天降災祥皆考于德非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而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欲不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

一日二日萬幾幾者事之微

信哉孔子讀易至于

損益喟然嘆曰損益其王者

之道歟贊于天命人情

之際可謂論之剴切者矣宋

嘉祐間司馬光上言人

君之大德有三仁明武以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爲人君之仁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爲人君之明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爲人君之武其論御臣之道有三曰任官信賞必罰謂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故天下飾名以求功巧文以逃罪欲博選在位之臣各當其任有功則增秩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而更求能者有罪則

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又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
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夫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
之者易爲功從而救之者難爲力作惜時無遠慮必
有近憂作遠謀燎原之火生于熒熒作謹微華而不
實無益于治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光自謂獲
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所學盡在是矣又謂五
規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也宋之仁宗可謂漢
唐以來之令主矣當此時韓琦爲宰相君臣皆賢迄
不能如光所言豈以其分量有所止雖四十年深仁
厚澤無以進于三代之後之可惜也蓋嘗讀其保業
之規言天下得之至艱守之尤至艱自周以來離而
合合而復離五代生民之類不盡者幾希太祖始建
太平之基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五百餘年
而已承祖宗艱難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
哉人主撫全盛之運知易離難合之天下土崩瓦解
之勢常伏于至全至安之中誠不可一日而不兢兢
業業者也唐自失河北以天下之力終不能取燕雲
十六州沒于契丹宋南北遂至抗衡迄不能自支折
而入于北若奄有唐宋所不能有之士其不爲尤重
也哉所謂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人也其所以

愛吾人保吾土誠不可一念自放者矣夫陸贄司馬
光其言固皆可以爲萬世所取法而申鑒之言亦
不能易也文有博有約固不得以優劣論矣執事欲
取數子之書爲可垂警誡而備世務者愚于前所陳
蓋亦得其畧矣昔者嘗誦而論之雖其言散見于史
傳而天人性命之理出焉詩書禮樂之道存焉治性
正身之則著焉端本善俗之幾昭焉朝廷之所以順
治百官之所以得職王化之所以隆國是之所以定
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繫于此也夫謂意義深遠可
爲法誡則劉向山陵之奏與陸贄司馬光論天命保
業此其尤諄切者也至于財賦兵農□□之大務諸
疏皆有之以明問之所未及亦未暇盡述也夫此數
子者固皆一代之偉人其論議著于本朝載于後世
視小儒齷齪暖姝勉強綴論而中無所有者真秋蟲
之鳴也夫大人之言遠小人之言隘正人之言直邪
人之言慝仁人之言恕賊人之言刻智人之言明昧
人之言窒米鹽博辨非當施于人主之前也銖稱寸
度非可以規天下之大也蓼菜成行瓶甌有堤量粟
而舂數米而炊非治萬乘之國也如此之類常形于
奏牘則人主之聽覽耗矣故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

以室穴言殊器也駢驥驂駟一日千里捕鼠不如狸
狔言殊伎也鷄休夜撮蚤察毫末晝出曠日而不見
邱山言殊性也故非有天下之才與天下之識而忠
足以犯人主者其言必不文而其行必不遠噫安得
起諸君子而與之言天下之事哉愚生狂愚亦頗有
感于今世之務顧不敢以言未及而言之然竊有慕
於魏相蘇軾之條陳進讀不勝忠愛之惓惓也

問今河南置省大梁包鄭衛梁楚潁川南陽之
地前代人才之盛難以盡舉姑取當時任事為
豫冀之產者各舉其槩與諸士子論之俱逢角
逐之秋矣或運籌帷幄辭萬戶之封或崇明王
畧拒九錫之議其心跡何似並遇成豎之難矣
或依違順旨定左袒之功或守正嫉邪嬰滅頂
床下之禍其道誰孰得負蒼生之望均也一以致山
崩地裂桑之屺一以致淮淝之捷其名實孰當際中興
多難之運同也一以成述作之能一以成應變之務
不及其功名孰優屬時多難或負高志而不能免陳
涉天濤斜之敗或有膽畧而不能拒封邱門之入其
才畧孰勝遭世治平識量英偉定社稷之策臨
時果斷有大臣之風其德業孰隆諸士子尚論

古人凡此者固所宜究心况其鄉之先哲乎其
悉述以對

任天下之事貴乎善應天下之變而非其才德之全
不足以當之才德純備是以能受之至大而不驚納
之至繁而不亂以輔世成治能使天下不傾而自居
其身于安全之地其在我者則然而使其所遭之數
有不然者是固君子之所不能必也書曰若有一个
臣斷斷兮無他技此德之有以兼乎才者也徒德而
已則惟魯樸鄙之徒也不可以語才書又曰不敢替
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此才之本乎德者也徒才而
已則輕儇疾捷之徒也不可以語德夫欲以任天下
之事出于是二者皆不足以有成世因以為才德不
足以集天下之事而又求夫小才涼德用之何怪乎
天下事日以廢壞而不振也昔成周作洛宅于土中
謂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
陽之所和也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
甫及申人才之盛固有以哉如伊尹太公申伯仲山
甫卓然為王者之佐而管仲子產百里奚孫叔敖皆
有聞于世孔孟蓋論之矣今特因明問畧舉漢以來
遭時遇主經綸世故史傳所記者謹掇拾以對張子

房當秦楚之際以家世相韓爲韓報仇擇可以委身者遂從高帝漢之天下已定矣子房不受萬戶之封願從赤松子遊或謂子房不終事漢者爲韓也夫誅秦滅項子房之志已畢移以事漢何捐于義而必去之獨其爲道恬澹薄視人世之功名而有飄然遠舉之志耳苟文若遭漢室之亂問關河當以從曹氏奉迎鑾駕徙都于許魏之大業垂成矣文若不從九錫之議畢命壽春或謂文若之死非爲曹也夫士之死亦非容易使其甘爲曹氏佐命何以輕于殺身獨其爲才所役度天下無可以盡其用者而自托非所昧明哲之智耳蓋世之于子房也病于子之過其于文若也病于絕之深善乎史氏之言曰智算有所研踈原始未必要終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成仁之義也其論當矣陳丞相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平歸高祖常出奇計以救紛糾之難迨諸呂擅王無能有所匡正而阿意順旨呂氏之權由此以起然能相相合謀因間而發遂定宗廟蓋其從高祖在兵間不憚爲詐卒以此成功可謂應變合權矣夫所貴于成天下之事使皆若王陵之言未必能逆折其勢不遭謝疾杜門而已其後將何以有爲哉陳仲舉處桓靈之時有清

世之志樹立風聲抗論惛俗爲天下正人所依歸而
宦豎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伸舉與聞喜合謀誅廢以
清朝廷天下雄俊莫不延頸企踵以思奮其智力而
謀之不遠致太后有雲臺之遷凶豎得志士大夫皆
喪其氣而邦國殄瘁矣徒能死天下之事而智不足
稱也夫尸牖功成而不免于譎仲舉身殞而不失于
正善乎史氏之言曰以仁爲己任功雖不終然其信
義足以携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數公之力
也其論卓矣殷深源識度清遠爲風流談論所宗屏
居不就徵辟而時人擬之管葛以其出處卜江左興
亡及其入乘國鈞乘季龍之俎歿實關河蕩平之機
也而出領中軍師次山桑曾無禦□之策蹙國喪師
華夏鼎沸豈非名之浮于實者乎謝安石高臥東山
本無處世之意而諸人每恨其不出爲蒼生憂及見
登用鎮以和靜禦以長算苻氏率衆百萬次于淮淝
京師震恐夷然無懼色指授將帥大致克捷勁寇土
崩中州席卷江左奠安豈非實之能副其名者乎雖
然深源之清徽雅量固自爲衆議所歸而桓温尤忌
之温亦謂人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
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斯言不誣矣或以安石比王

導則誠然而以深源並王衍不無少貶也張燕公于
元宗最爲有德及太平用事納忠惓惓所與祕謀密
計甚衆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善用人之長引天下
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
儒術開置學士修太宗之政皆公有以倡之開元文
物彬彬公之力居多故天下稱其文姚元之尤長吏
道決事無淹思三爲宰相常兼兵部屯戍斥堠士馬
儲械無不諧記帝方躬萬機朝夕詢逮他宰相畏威
謙憚惟獨元之佐裁決以得專任承權威于政之後
紀綱大壞而能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
其才故天下稱其通雖然元之無善應變以成天下
之務然天資權譎計出張說于相州罷魏知古爲尚
書而東都壞廟之對幾于佞矣故燕許並稱其文章
真爲無媿而姚宋齊名君子不容無優劣也房琯自
成都奉冊靈武亟見任用以天下爲己任知無不爲
叅決機務諸將相莫敢望旣而以賀蘭之譖分軍討
賊師敗于咸陽唐世名儒皆稱其有王佐之材然將
兵固非所長一與賊遇遂至喪師前史稱其遭時承
平從容帷幄不失爲名宰而用違所長遂陷浮虛比
周之罪桑維翰事晉當草創之初藩鎮多不服維翰

勸其主推誠棄怨以撫之訓卒繕兵務農通商以安中國羽檄從橫從容指畫神色自若當時齊王捨維翰之謀信景延廣之狂策遂被俘虜抑維翰屈意事虜所謂毛羽未成不可以高飛蓋其勢不得不然耳又嘗讀唐史稱瑄之廢朝臣多言瑄謀包文武可復用雖瑄亦謂當柄任爲天子立功其喪師亦以監軍之促戰非其罪也惜夫一跌而遂不復振人比之王衍陸機謬矣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于外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使居平世都將相其勛業豈小哉嗚呼士之不幸遭逢阨會身名

俱殞者則房桑二子是也宋自仁宗之世天下號稱治平韓富二公與范希文歐陽永叔太時並用世謂之韓范富歐魏公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朝廷多故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而與范歐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富鄭公爲相守典故行故事傳以公議無心于其間而百官稱職天下無事史臣稱魏公相三朝立二帝垂紳正笏不動聲氣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又稱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芘當世富公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兵革

與文潞公皆享高壽于承平之秋至和以來共定大計功成退去朝野倚重由此言之二公之功名蓋相當矣嗚呼士之幸而遭際太平福德俱全者則韓富二公是也抑中州之人才此特因執事所問及者言之若賈生之通達蔡邕之文學張衡之精思卓茂之循良李膺之高節黃憲之雅度鄧禹之功勳有不可當正數者孔子嘗在衛則衛多君子光武起南陽則南陽多功臣至如程氏兩夫子傳千載不傳之道統而許文正公自得伊洛之學有開世太平之功皆今河南境內之產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願因程氏以求觀聖人之道而志伊尹之所志也謹對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二下

